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七目錄

內閣六

高拱

陳以勤

趙貞吉

張居正

殷士儋

呂調陽

高儀

馬自強

張四維

余有丁

申時行

王錫爵

許國

王家屏

陳于陞

趙志臯

朱賡

于慎行

李廷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七

內閣六

大學士高公拱傳

王世貞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門
通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稱詞藻而深重有氣力
十七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 穆宗爲裕王開
邸受經而拱首與焉拱至進講輒反覆辨哲王頗目
屬之而又與其邸近幸中貴人昵好亾間時輔臣嚴
嵩徐階內相猜若水火拱往返其間亾所見厚薄而

嵩階亦以其在王邸異日當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
亟推遷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時秦鳴雷已先爲學士
矣顧僅遷南國子監祭酒而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
子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尋轉吏部左侍郎掌詹
事府仍兼學士拱凡一副主鄉試復主會試所構程
式文頗見稱其主會試也所進題以字嫌忤上意
幾欲有所行遣階從容解之乃已尋拜禮部尚書召
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同入內閣朴得
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爲文淵閣大學士春芳以朴銜
吏部遂亦改吏部居朴前然事皆決於階春芳等具
員而已上所顧問亦唯及階階之始爲禮部以至
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上春秋高意不
欲言繼嗣輒報寢時裕景二王方并重朝野憂其
端以爲且有所更樹姦人從而陰爲蠹矣一旦景
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奸人者亦得罪去一日上
忽下諭自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且病弱弗任卦數
向周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或後醜耳且
令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皇恐對謂此豈可與諸
臣計夫所謂後醜者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
姦惡左右之以有此叵測今何足疑也上又謂得

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辨而上猶以成祖之
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爲問且云賢孝難必吾言不甚
妄階又言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促皆天
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
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萬無可疑者居月餘
景王自德安奏書以上不豫請恭詣玄嶽祈禳以
嘗上下階擬階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
王亦病復奏書請醫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令王且靜
攝毋輕動俄而王薨於是裕王乃復安景王所請
全楚土田湖陂可數萬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

諸王無得乘而矯攘者楚人大悅上以祈雨故欲
建雩壇又欲重建興都故宮殿階以府庫財竭而
鄖襄困水力阻而止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
萬金而前是鄖懋卿欲取上悅增之至百萬金商
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皆竄徙階乃風御史奏復故
額額乃登竄徙悉歸上故好玄素術多所服餌挽
節益甚階時時推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
比而爲妖妄鍊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
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
乃已又以乩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

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使媾結得上
旨乃能答今不得 上旨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
玉胡大順壽張洞喝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
妖露論歿 上旣以服餌故病躁而戶部主事海瑞
極論 上過失及因而風譏階 上恚甚逮置 詔
獄欲殺之且諭階於南都治 別殿棲止以避瑞階
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 聖明在上法
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
上抵階疏地已而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遂得長繫
上雖不殺瑞然意忽忽不樂病亦益甚諭階欲幸

通都階謂且試之也因據

上體罷不耐

輦路勞

爲對而

上意遂決諸中涓貴人具幣幕糗餼之類

六軍且甲矣以問階階乃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

從命者一以爲

聖躬計一以爲國事計往者興都

之幸爲已亥距於今二十有七年

皇上自度精力

之壯盛孰與往時計

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

彼二十七年卽今日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

夫輦行不及官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適計天祐

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已亥之歲虜警

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而九門外而

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填之今之邊境聲息時聞
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
謀儻或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
而已至於有司科斂小民如 聖慈所軫念全楚兵
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 上指奏
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
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心遂安始春芳訥之共
政也事階謹側行偃僂若屬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
顧於禮稍倨兩人皆河南爲鄉曲而拱以朴蚤貴事
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得其力兩人相與懽甚階
後聞之不懌而拱以驟貴而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爲
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汝嘉者
才而好挾重故嘗與拱貌相善也偶劾罷拱之姻親
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汝嘉內自危而
又探知階意時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華門日伺
上晝寢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上
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斂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應
嘉以是爲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它事賴 上瞋不
省階擬旨報聞而拱辭辨疏且上亦兩解而已亦無
所褒美拱意階右之謂應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

人切骨亡何 上大漸遂崩常大漸時階念 上英

斷類 高帝獨齋醮土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

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

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 上克終之

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爲學士方授經 裕邸夜召

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

以 詔草上報可 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

而慟者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椎時語人徐公謗

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而是時朝儀廢不講者

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皆中節而

登極詔赦允詳切人舉以配 先帝登極詔云登極

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

汝嘉以數言事得用轉橫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

僚應嘉亦參與焉旣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

維新非故事於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

直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 上

甫卽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爲拱報

讐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

爲編氓命旣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其語有

所侵擄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應嘉論救考察非法

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 上初卽位宜開言路廣德
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
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
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應嘉罪調外而當階具疏時
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復力持之幾失色於是言路
意應嘉謫出拱指羣上疏攻之 上以拱輔臣且故
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
旨杖責階從容言當 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
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僂
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

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忿
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相詈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
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
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
中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 先帝時導之
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卽倍之今又結
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誤
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
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 先帝
欲爲 先帝收人心使恩自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

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卽堅卧引疾拱亦引疾 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於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矣當 先帝日所以響信階甚階又多在直其二子在外不能無干請舍人子橫行鄉里間頗有指拱故鉤得之緣飾爲疏將以訐指階而至是迫則授其

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文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 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應嘉狀於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禮薄不能如拱而頗有以階爲甚者時 上開經筵階爲知經筵事春芳以勤居正同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階與春芳俱充總裁亡何 上欲幸舊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旣以

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 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誠有之謹錄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柰何不擬薄譴階曰卽上遽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諭詳處何曰令省改卽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弗罪也而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階擬旨報聞 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爲疏婉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復作報聞乙乎階擬

旨謂聽諫乃朕素心卽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爲不諳事體者發耳自今空審所言以稱塞朕意同列皆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且 上所以乙御史疏者正謂未有以開明之耳擬上果不異俄而有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宴致語階疏謂 先帝神主猶在几筵卽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致語哉上於是併罷宴 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諸陵階與同列言 皇上此舉蓋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非他遊幸比第 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爲大故 龍輻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於遣

官今日暑雨而後禾稼滄沒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蓋持者再而上不聽乃盛陳比虜窺伺叵測意以聞始報俟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上竟行謁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曰行禮在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遊而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後出遊俄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同列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于景皇帝而革于世宗臣望陛下以世宗爲法以

兵政隳廢爲慮上不懌所以督責頗峻而階等爭之益力乃爲寢前旨俄復命修內教場勅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當先帝時嘗欲立三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亦報寢聖誕日修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加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尋考十八年滿自劾求去溫旨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

伯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仍進少卿璠爲太常卿賜
勅褒諭宴禮部階辭仍聽免伯爵俸時有小璠以事
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
之羣璠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御史階業爲解得
免而御史乃前論璠璠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于
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糾羣璠以問階階念
疏卽行彼璠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
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
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
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

情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
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卽天子
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
以時訶得其人而速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
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
長勝祥悉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璠窘不能
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
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各南京淨軍階旣以詔
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
諍又多官禁事伸者十且八九往往假曲而行久

之其人益側目而李芳故與梁佃俱侍 裕邸爲承
奉其在 世廟時芳已備散局其人頗好讀書自負
以呂強鄭衆之流甚惡嚴嵩奸而薄階以不能救正
旣與梁佃俱驟貴而佃聾老滕祥已卒芳益發舒數
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讐芳頗以
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 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
休至三上皆 優詔不許而亡何張齊之事起張齊
者戶科左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而爲之
請欲破壞鹽制以利予商大司農格不行商聚而咻
之事 爲大言聳階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

虜曰板升者爲奇功以解階囁而亡已謁吏部尚書
楊博博偶問君近從二邊來鹽商得無困否齊謂博
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冀以恫
喝止博而階復謂非時不許齊迫則走謁階子璠欲
求爲居間璠病不出齊恨甚遂露劾階六事多御史
康陳語詔調齊外任階再上疏乞歸而張居正意不
欲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以密旨報李芳階欲
不任矣遂許之尋賜馳驛再以春芳等請加恩給夫
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陞辭賜白金寶鈔彩
幣襲衣于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上疏慰留而都御

史廷獨探得齊納賄事劾之下獄論戍邊而春芳始
爲政春芳爲人性寬平事期安靜不好爲噪刻時人
比之李時其氣力不如也而潔廉過之時陳以勤張
居正居其下居正視春芳篋如也始春芳見階乞歸
而歎曰徐公尚不任調停我何以勝之且夕惟有歸
耳居正從傍曰如此庶幾成一名春芳嘿不應而亡
何趙貞吉自詹事府入貞吉故有伉直聲旣爲嚴嵩
所籠終不能堅久而晚節中貴人陳洪善而薦之旣
人多所紛更欲創革兵制與兵部尚書霍冀異使言
官噪而逐之又緣冀擊吏部尚書楊博于陳洪復逐
之中外皆側目春芳摸稜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居
正與上左右合起拱於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
者不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掌不
言兼當爲部臣矣故不遣行人齎璽書諭而僅部咨
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吉亦謀之春芳欲掌都察院
春芳不能違拱旣陞見與貞吉俱免奏事承旨遂叅
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書毛愷卽日歸矣胡汝嘉
以叅議方憂居一夕自恨歿而最右階而攻拱者歐
陽一敬陳贊皆以給事中爲太僕太常少卿皆移疾
歸一敬至在道憂歿物情洵洵拱乃使其所知徧布

腹心于言路曰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
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路諸臣乃稍稍自安
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而拱旣以安則漸橫出而
坐吏部斥陟四品以下風言路之爲其門人若韓揖
程文宋之韓輩使齟齬三品以下入而扼春芳腕使
必行是時趙貞吉亦恨階之不留爲禮部而遷之南
京也相與日吹摘舊事以見階短時撫按諸臣猶舉
遺詔請褒進刑部主事唐樞官而廢杖死者都給事
王汝梅子拱特爲之寢格而上疏極論講 先帝以
神聖御極峻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登寶位志

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仁與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
孝事君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
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
已歿者悉爲贈官廕子夫大禮 先帝所親定所以
立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帝尊號已正明論大典頒
示已久而今於議禮得罪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
廟之靈何以爲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 皇
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聖至于大獄及建言得罪
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
不肖悉加褒顯無乃以反商政待 皇上歟卽武王

克商反其政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况 皇上乎 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 先帝之臣遺諸 皇上者也而乃敢于如此自悖君臣之義而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爲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已之私臆非一日矣宐亦有明之者矣而今當時之臣尚公然爲之不覺其悖傷觀之人尚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嘿嘿不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天經地義淪斃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

起則何以爲國也得旨是其言罷樞及汝梅不旌復以遺 詔王金陶世恩等以進藥物損朕躬而法司當之子殺父律當劓當朝審拱復上言臣閱此讞牘不勝隱痛流涕曰 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于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 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于保愛 聖體尤極詳慎卽用大醫進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旣服而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理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

從容上賓曾無暴遽天下所共聞而今乃擬王金等
前律謂先帝爲王金所害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
何意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先帝爲何如主
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宣示遠近付史館有旨復
是其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殺父律果未當拱得
以藉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欲寘階歿所謂
欺謗先帝假托詔旨皆歿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
上不甚解不及階法司改減王金等至戍刑科給
事中駁謂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熒惑先帝事有
指空坐斬勿赦拱怒遂遷給事中于外拱爲人有才
氣英銳勃發議論蜂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
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
卽左右皆爲之辟易旣漸得志則嬰視百辟朝登暮
削唯意之師毋敢有抗者間遇親知引滿譁浪一坐
爲懽在詹事日與學士瞿景淳同修大志嘗引鏡自
照曰吾殆神龍乎景淳老儒然亦好戲曰公以爲龍
耶吾直謂蚯蚓耳拱大怒擲鏡碎之詎而出景淳春
芳坐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以勤與拱俱爲
裕僚而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會以勤奏時政六條
中於吏部微有忤偶與其屬言及曰高公故不諳此

其屬泄之拱拱怒卽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懇乞休優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璽書褒獎賜金帛夫廩馳驛使行人護行以勤歸而拱益橫旣覘知上意有所不悅於言路遂因左右媒而傳旨下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雖故與拱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宿憾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錄其嘗論摘者魏時亮等黜之陳瓚等謫之而間及貞吉所厚貞吉亦持拱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恨貞吉而韓楫爲吏科都給事中遂上疏論貞吉庸橫當罷貞

吉志力辨謂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往奉特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皇上任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叅密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總之實卽古丞相亦不是過此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皇上委臣以綱紀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今且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禁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

死黨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也他日助成橫
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決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
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忌
其主尚欲以尸諫臣受 皇上知遇若此今雖去敢
不以 國家大禁 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 君
父之前乎因請還拱內閣勿再預吏部事中貴人洪
雖欲兩庇之知必不可並立爲言于 上使貞吉歸
而拱亦上疏辨其辭頗適 上優詔慰諭之然竟貪
吏部權不能辭也階之在 先帝朝而燕中有習白
蓮教者相聚爲奸淫不已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

階家僮徐實者階以屬六部時楊博爲尚書悉捕而
誅之實論功得爲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
人告言實罪下獄煅煉之俾引階爲誣人反妄殺以
爲功而不能就止坐實他事死拱益快快于是召齊
康起張齊而會階之鄉 八陳懿德者素不悅於階自
翰林謫而拱其坐主擢之尚寶司丞懿德乃與同門
韓楫程文宋之韓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日爲拱恫喝
言階以數萬金謀於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刺
客刺公矣時時推筭階星命以媚拱曰階於法當僇
死其數亦盡今歲而階之 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

性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貲可三萬金階不知也客乃爲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貲竭其貲可無復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候問而指其爲階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邸中僮奴悉逮而藉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府知府蔡國熙於家復其官旋擢爲蘇松兵備副使委以階父子而階之讐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心以委國熙國熙故任蘇時潔廉有惠愛時階方在政以奴之賈于蘇者橫國熙以法外窮治之御史聞而數難國熙不自得乞

休家居久不能持貧而謁齊康挾之于拱拱悉其事故擢之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陷三子及家人事者有賞於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莫是龍皆以微憾爲謗書藉陳懿德以投拱福徵遂卽家補鳳翔且之任首脇階五百金於是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責償者皆前脇金不已而奸駟小人至無故而脇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繫僅階留而不堪其咻堵其室矣衽俗故澆至是遂益潰壞浸淫及他郡拱於是多改其門生爲部屬大理者悉以爲給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

實授五品者亦得爲給事自劉瑾亂政時一行之數十年所未有也前是虜大酋俺答走其孫于塞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逢時爲言於朝朝議嘆喑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畫頗當亡何而貢成春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而拱加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殿大學士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酌不至過甚間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禎緣而論春芳乃力請骸骨凡上三疏許之恩數一視喑而拱當

居首陽上疏請解部事三辭上不許而賜之白金

文幣綉蟒服所以褒諭甚至亦陳洪力也時廣寇方鳴張督撫臣請以兵討除之與拱意合乃爲獎借得盡力而遼東數與虜角拱善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帥李成梁撫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初起強自勵人亦畏之不敢輕昧納而其弟爲督府都事者依拱後第而居於是韓楫等乃數携壺榼往爲小宴拱自閣或吏部歸卽過其弟見而悅曰若等乃爾歡吾不如也因留酌自是以爲恒而益以珍餽果飲食愈暢乃各進其所私人欲遷某官得某地拱時已且醉曰

果欲之耶以一琴板書而識之次日除日上矣以是其所狎門生及客皆驟富門如市而楫文之韓輩有所恨於他給事御史至中夜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氣不屬者曰某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恚且恐質明卽召文選郎移缺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益畏惡拱以爲叵測而拱最後時時語客曰日用不給柰何其語聞諸撫鎮以下賂納且麇集矣初司禮之首璫闕時馮保以次當進而偶有所不得意于上拱亦素長之乃緣上意薦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例

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洪因併恨拱洪因而力爲拱內主然其人不甚識書久之以忤旨罷出外而孟冲長尚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當上意拱復

薦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覺之拱爲祭酒而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以必且相相則當雄重不爲經常貴人而已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依拱兩人歡相得不啻兄弟每夜語其達丙而其後拱不容於階居正爲之謀得善歸其復出居正亦與有力復合而傾其同類且盡僅一般士儋亦裕邸故臣自禮部入累遷至少保武英殿大

學士矣士儋之入亦中人援以不由拱故拱不能無
忌而居正亦厭之士儋稚不能曲事拱而拱素賢張
四維自諭德躡爲學士又躡爲吏部左侍郎幾欲前
薦之入閣而士儋得之故亦心怨拱與四維會四維
以鹽事見紕御史郤永春雖解而它御史復反之疑
出土儋指于是拱之客亦有爲四維而論士儋者士
儋亦疑出拱指而韓楫復揚語脅士儋欲其自免歸
故事給事中朔望入閣揖士儋對衆而詰楫曰聞科
長欲有憾于我憾則可爾毋爲人使旣別拱語之曰
非故事也士儋忽勃然起曰若爲張吏部道地而抑
我我不敢怨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張吏部據我坐若
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有此
坐耶揮拳擊之不中中几有聲拱不能卒荅居正從
傍解之亦諄而對明日韓楫之疏上士儋得請致仕
而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
亦婉曲以解而蔡國熙所具獄戍其長子璠次子琨
氓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
畝於官御史聞之朝拱乃爲 旨謂太重令改讞而
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尋以
遼東大捷聞拱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而居正以六

年滿加兼太子太師至是再加少師是時內閣獨拱
與居正拱等因疏請益輔臣報謂吾用卿二輔以理
天下足矣何必益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博
禮部尚書高儀於家然尚不肖還博於吏部而使之
長兵部儀亦以原官領詹事府而已久之儀始以文
淵閣大學士入閣與拱同事而御史汪惟元上疏譏
刺時事謂執政之臣不當爲操切報恩讐拱名而詈
之亟補按察僉事以出而尚寶卿劉奮庸所上疏其
譏刺益切給事曹大埜遂抗章糾拱罪狀遂并奮庸
謫外而疑居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匿
其事面叱數甚口居正頰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
復記而居正銜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埜言稍戢斂
而司禮孟冲復忤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相忌
而穆宗不豫尋大漸召拱居正見而憑几執拱手
顧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爲諭屬拱等後事
事與馮保等商確而行俄而上晏駕時今上在
東宮拱乃條列卽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
歸內閣而不傍落尋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爲諸疏以
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
曰當語公共立此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小

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於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爵矣又多布金於兩宮之近侍俾言之 皇后與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遽達而擬 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卽日歸田里以次日召羣臣入聽宣 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 朝居正前已知之而稱腹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 三宮詔皆啓而授鴻臚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灰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兩吏扶携出以明晨僦輿車出宣

武門道傍人皆擲揄之有詈者居正乃與高儀疏請畱拱不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威儀以歸於是階事盡解三子皆復其官家人不麗一笞杖至年八十 天子遣行人卽家賜 璽書褒諭賜金幣及繡蟒服階遣其孫疏謝詔予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復加四祭以示重官爲治葬贈太師謚文貞再予一子官尚寶司丞又明年春芳亦卒賜祭九加二祭其他俱視階亦贈太師謚文靖而拱之歸也意忽忽不自得間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乘一驢楚服馮策或從十餘騎遊獵而亡何有奇表人輕入

至乾清宮門造 上出爲誰何者所獲而馮保得之
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
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成矣保先使四
緹騎馳詣新鄭頤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卽發卒圍
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鳥獸竄拱欲自經不得乃出
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
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正初亦欲重拱罪旣念
以非事體乃微風保保尚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孝希
孝行數萬金以賂保用事者且賂 三宮左右當再
讞忽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闖入宮
門趣棄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少愈不復振卒其家
以卹典請馮保傳旨爲拱事 先帝欺肆不忠罷弗
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 旨
止予半葬而列其過於祭詞春芳之歸也父母故無
恙日縱聲樂爲懽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盲卒
時年七十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
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
後爲江陵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翼善
因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略用高公
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剗刃此猶坦腹蓋公之瀕歿
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
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上予謚文襄謚法

因事有功曰襄 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既得請而務
觀乃敢乞誌文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爲洪洞人
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焉成生二二生亮
亮生旺旺生魁繕部郎中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於
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史掇金吾衛千戶弟操
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棟鳳陽通府公生而狀貌瓌奇
苦學問攻經義爲文不好瑣屑而沈雄開爽出人意
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
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
宗爲 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開道

王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洵洵 王日懷叵測兩府
雜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 王深倚重
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
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纒
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
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
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啓發弘多四字
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
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
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

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
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爲程士文
奇傑縱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
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
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
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
畀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
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
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
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
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
拂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
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
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
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皇上違和
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蓋
以此激怒。世皇爲傾公計會。世皇疾革不省覽
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
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
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

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 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
示天下如 先帝何且醮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
殿事誰爲之而皆爲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
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爲 先帝罪乎詭隨於生
前而詆詈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
而忌者側目矣會 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
二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
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
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
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
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
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
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
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 上自
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
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故以
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
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
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
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

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三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
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
以謝人言遂力求去 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
邪左右對曰病甚 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
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
之賜越一載 上思公不置 詔還內閣兼理吏部
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
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
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
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

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
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
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
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
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
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
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
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
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
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

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卽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卽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入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 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祗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僞可

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叅伍之資得 旨報可著爲令
甲巳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
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
雜流則遷謫待之旣薄志意墮沮又何望於展布蓋
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
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
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
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
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
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借

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

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

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河曲臨縣

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寧鄉 嵐嵐縣興

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 朔州馬邑蔚

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 寧隆德安定會寧

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

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 旨報可時虜甚

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

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

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
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
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
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
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
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
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
起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金
輩六人謂以硝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
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

在錄者乎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終

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

疏明其說有

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祗問藩臬

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

必告以故無不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

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

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

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

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

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

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
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
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
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
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
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
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一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
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
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谷
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
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
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
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
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
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
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
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上官
計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總督促
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
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

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扭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

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

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旣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
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
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
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
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
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
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
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旣謝事
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
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母令
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
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
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
有罪 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
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
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虜俺答孫
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
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
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敢擁
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

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
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
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
請下令獻我兵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果以計招
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
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
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
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
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
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旣喜得孫而又見其榮
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
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習異常次李自馨者
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
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
是處有糧人有鬪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
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
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
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
以人求已機在已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
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嘒嘒者豈爲國

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
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
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 旨切
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
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
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
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
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 恩
吉能亦附馬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
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
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
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
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
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
調遣乘此間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
此邊備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
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
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
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

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卽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盡勢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藉而求屈指而論也 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 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 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

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爲公奏得 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闕門 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懲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蓋遺 詔也公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 今上登極公上言五

事一謂 御門聽政玉音親荅以見政令出自 主
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以
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
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
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 旨
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 旨逐公公卽
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
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
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日晝暝迺大
臣瞪目仰面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
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
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
外藁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
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
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六年卒于家祭葬止
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
旨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
襄廕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白之冤至今雪矣公
生於正德七年壬申卒於萬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
歲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嗣子務觀尚

寶司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實武英
殿中書務觀六子扛楨楠桂榆樟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端松谷陳公以勤

墓誌銘

許國

萬曆丙戌六月十九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松谷陳公卒於家公
之謝政歸在隆慶庚午迄于丙戌十七年往矣當公
乞身時年僅六十聰明強健猶壯也 先帝睠惟舊
學可任肺腑倚藉方殷功見言信朝評士論亾不鼎
呂而著蔡之而同事者興化李公恂恂守和新鄭高
公共事 裕邸之日久江陵張公則公所舉士內江

趙公爲鄉人四公者又交重公非有纖介瑕顯納鑿齟齬也而公健而引疾眷而乞休無却而先遜未缺而遽止蓋公之稱曰夫酒有闌而驩有極使主人意倦而客留連或酌酒罵坐而後去孰與威儀秩秩一辭而退者乎自公去後而內江以他事與新鄭左明年興化以言去後三年新鄭以罪去最後江陵乃敗一紀之間政府若奕碁然而公巖居川遊以坐觀勝負拙信之變諸公先後淪謝而公老白首無恙優游相羊於南岷西水之間如鳳翔千仞而松栢鬱然後凋也公有子曰學士君初以史官扶持公歸已自講

惟奉 上賜歸爲壽旣晉學士念公不置方欲歸養而公訃至 上聞嗟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端諭祭十有一壇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蓋君臣相得父子相成上壽完名終始靡間云公諱以勤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其先世自閩中來居南充之水西里始祖曰彥良更數世有興祖者當元至正間爲公八世祖興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皆受農平生紀始用儒起家爲博士弟子而紀之子衡貢爲訓導衡之子信貢爲太學生皆室於蒲氏以禮經世其家信四子大道大策大學大猷大道正德丁丑

進士終慶陽判大猷貢爲宿州學正而大策室王氏是爲公父母自公父母而上至訓導公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室俱一品夫人而公母王夫人身公時夢有星如月光燭庭階俄有神降授以研寤而生公生穎異不好弄伯父器之曰吾陳三世爲儒鬱而未鬯其在孺子乎公益發憤與季父相師友銳志經術年十八爲郡博士弟子才名籍甚丁酉領鄉書辛丑第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檢討乙巳代制草充會典纂修官丁未分校禮闈尋請急侍父歸己酉居

母喪壬子服除是秋充

裕邸講讀官丙辰遷修撰

戊午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初兩邸並建而位號未定羣小窺隙搆釁動搖百端公憂之密勸

穆皇夔夔藩邸規左右戒屬垣多方調護之一日分

宜子致公及新鄭屏人語曰稍聞殿下有惑志謂

家大人何新鄭故爲謔語公正色曰安得此言夫

國本固默定久矣乃生而命名從元從土若曰首出

九域君意也故事諸王講讀並用檢討今間一編

修獨異他邸以示崇重相意也殿下每謂尊公社

稷臣安得此言分宜乃安侍裕邸九年穆皇嘗

手書忠貞二大字及啓發弘多四字賜公庚申聞父喪 賜祭賻及綵幣路資癸亥復除仍代制草甲子遷侍讀學士掌院事總校永樂大典亡何遷太常寺卿領國子祭酒事乙丑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左明年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庶吉士小子國以此得執經門屏間竊步趨公乃無行不與二三子雖不廢課習非其重也 穆宗登極名見 賜賚有加是時天下想望太平而公自以舊臣首上謹始十事定志保位良 天法 一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比于姚崇要說云丁卯遂 詔公以宗伯直文

淵閣參機務總裁

世宗實錄同知經筵事會大典

成加太子太保直武英殿尋以大慶加少傅兼太子

太傅戊辰 今上五齡正位東官出遇輔臣于馳道

勞苦之公仰見 睿姿退而額手曰宗社萬年慶也

時華亭徐公當國而新鄭用事兩家門客乘其隙交

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立無所附竟二公去

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 朝廷置輔設參本爲協心

體國安事羯鞅乃或專愎不受言或引嫌不盡言皆

非也故公在政府若金石相宣塤篥共和及當大事

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爲首鼠兩端又言執政者第虛

心潔已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絜綱維蠲煩苛進
忠賢抑躁競慎守 祖宗憲令罷一切紛更恬然而
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名蓋天下而無功名之心心
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業未竟乃其梗槩在數
語間隆慶初法令畫一海宇敕寧公所匡維調劑之
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尚恭默希所裁決而近倖多緣
內降得橫恩於是疏言勵精脩政四事甚切至上
心寤已有 詔令司禮監設文書案視 先朝如公
指竟罷之疏亦留中論者惜焉庚午公以從一品滿
蒙羊酒鈔錠之賜廕一子中書舍人而是特新鄭內
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因構其間公燭其微回
有歸志然猶上疏陳慎擢用酌久任處賊吏廣用人
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 上慰留甚溫
疏四上始得請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 賜璽
書嘉獎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廩役 陛辭之
日 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爲公祖道者車馬填溢瞻
望咨嗟以學士君與俱卽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談
而後新鄭得罪獨乘牛車徬徨去國嘆曰南充公真
聖人也公立朝三十年歷館局卿貳以及宣麻一務
直已守義奉公履正上結 明主而下爲物情所歸

國嘗燕見問應事公曰行其初心得失勿問國至今
弦韋斯言抑以是想見公平生公貌古氣清與人交
表裏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溷者議論
慎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繪彝器至其
奉身粗糲之食澣濯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爲大
宗操修爲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勤小物慎一介
始故居恒不輕取予卽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
性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食飲裘葛耳獨行
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
迂公日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
流沔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而外
自標幟者電光蜺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
所爲垂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柰何弗好公爲文初
宗馬遷後頗尚曾子固旣叅大政不復修詞人業獨
手錄古今名臣批患扶傾解紛應變之蹟口誦心惟
設身其地而懸車以後乃喜佛書時與高僧遊葛巾
羽氅婆娑小園中更不問戶外事至聞端人耆碩進
用色動眉端有不當未嘗不頰蹙也庚辰公七十
上出尚方綺幣寶鏹命學士君持歸賜公且令兩臺
使者存問海內艷之平生少疾歲覲齒耳豪寸許面

有嬰孺色偶以暑月瘳下遂不起公雅數夢日星河
漢卿雲鸞鶴幡幢狀人曰公殆從列宿間謫也卒之
前日有大星自西南墜一郡皆驚蓋與母夫人夢徵
合公生正德辛未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六室王
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側室賈氏智氏李氏賈智俱
先卒有弟曰以勛國子生蓋推子蔭予之子二長于
陛卽學士君辛酉戊辰以家學魁其經婦左都御史
王公廷女封孺人贈安人繼婦馮封安人次于明生
十一年天皆賈出女一適福建左布政使王遵子庠
生揚之智出孫男二長光謨生十三年天次光謨孫

女二所著有青居山房稿若干卷學士君卜以戊子
年三月十七日葬公於 賜塋棲樂山之麓介大司
馬張公所爲狀屬予小子銘予小子寔師事公異知
又心服公沉毅有大節近世大臣去就之際先幾勇
決未有如公者銘何敢辭銘曰 有曜列星淪精少
傳夢而公生墜而公仆天啟我公篤我 明祚衆圓
獨方人趨我駐 潛龍在淵如翼斯附 飛龍在天
如霖斯雨矢其謨謀去其媚妒羹和樂諧牖納巷遇
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來歸田早賦明哲煌煌
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西水逍遙濠濮同趣

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年上尊載沾異數令名考終
全昌後裕羔袖狐裘傾輶載路先幾如公誰與並騫
寫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兔于萬斯年
亦孔之固

少保趙文肅公貞吉傳

胡直

趙文肅公諱貞吉蜀之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宋丞
相趙文定公某其先世也公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
盡數卷人呼天童又曰公輔器也年十五讀王文成
公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
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徧誦六經以自求之同舍生
方沾沾程舉子業非所好也嘉靖戊子領鄉書竣走
謁故相楊文忠公里第文忠延語稱曰是將爲社稷
器吾兒慎弗逮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
飄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剝不櫛沐解衣者

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
廷相撫其卷曰是雖治安策弗能絕也 上嫻其語
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
公因感恩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陵遲頗惑方術遂
疏言敷求真儒以贊大業執政見之不懌公退與同
志友尹公臺徐公樾敖公銑等切劘不與世比踰歲
謁告歸蜀邑士雲從乃爲發明大學致知本訓西蜀
士浸知有問學出咕嗶上者則昉自公也二年出與
冊封事再謁歸三年復出教司禮監同修 會典充
會試同考試官未幾三謁歸又三年復出始與內廷

供奉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當此時天
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
詆訾其於聖門性道之旨蓋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
不明由性不明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
訓大意以天命本然者卽良知也此萬事之母百行
之主習識雖蔽不能滅其明習氣雖累不能害其真
是天之所命不容人僞焉者也爲性率云者似之爲
則不失其度粹也自一念至百爲感應自一身至家
國天下皆則於天命不失其度則道不可勝用矣爲
道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夫以萬有之習日馳騫以

求勝其欲則天下之日入於亂不難矣於是有聖哲出皆欲人反已濟之習以脩道而復性也爲教諸士聞者懍然有立志決習以求復恒者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嘗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圖防禦語已而八月之望虜果闌入古北口內蹂通州進薄都城公乃上獻計破虜䟽請急遣官捧詔激勵各軍營許開損軍令凡獲一級賞銀百兩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可否日中莫有發一談者徐公將取簿二署名書之公獨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旣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卽内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退虜奇書公曰爲今之計煩爲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它無可爲奇畫者上已偵知公言手詔輔臣嚴嵩曰趙某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命下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未有督戰事權可統攝諸將以行者也公亦先以是請于嵩嵩故有卻又其黨趙文華者素銜公冀相齟齬

而甘心之故既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於
時虜騎充斥公獨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
諸將咸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
趙國忠一管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公以次晨
入城復命方公之人也仍欲上請事權督戰已撰有
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
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 上怒謂公
領銀未覩措畫第爲周尚文沈束懷怨 詔錦衣衛
逮杖遂落職補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史然一時海
內識者誦公主張國是大義凜然令邊釁不開國勢
日尊者皆公力也公至荔波久之總督軍門張公岳
檄議經略公行遂便歸省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
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
叅因 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
是歲以賀萬壽入都中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
災公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以提編加賦爲第
一義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
已聞外艱歸矣辛酉服闋得 旨改北戶部右侍郎
然初非嵩意也抵任 上卽屢遣代祭示眷嵩滋不

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職督糧以便練兵嵩遂以屬公意在出公爲異時連坐計且召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專管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皆有職掌卽部中催與出薊州催何分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請告

上遂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次相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親張給事益劾林不

數日遂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僭者見之曰僭佛者見之曰佛意一之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復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然之則也而後儒乃不指言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最痛曰先皇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掌詹事府事補修實錄副總裁官會有言登極幸
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老成醇德者攝之遂奉 旨以
原官暫掌國子監祭酒事是歲八月朔 聖駕幸學
賜坐講禹謨之后克艱章 上見公闡發有指音鬯
儀端大爲感動垂問知爲先朝新起用臣益喜動色
尋命充日講官釋祭酒事賜賚有加先是北虜陷石
州公因與執政數議邊事稍貳乃求補南禮部尚書
旣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等交章言趙
某才德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天心贊治本不宜置遠
地適 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有年大往南京

去者仍令日講吏部遂題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階資政大夫
贈祖某父某如其官時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
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
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况燕薊乃
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移練兵於薊鎮惟揀
南兵三千教烏銃識者謂爲得筭頃奉命教庶吉士
徐顯卿等三十人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 先師
孔子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喻太子章賜賚無虛
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

欲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篤尋 詔以原官兼
文淵閣大學士同諸閣臣入輔大政旣辭不允一日
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第近朝綱邊坊弛廢臣欲捐
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喜于時 上多恭默
而面諭公者凡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未嘗有也翌
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又撰
勅令中貴捧詣閣下咸出特典而公已註門籍不出
矣先是大同邊臣有棄城失機事爲巡按暨科道官
交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
事酌治不宜令默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
是遂注籍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

睠乃復出仍上疏乞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
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
兵部因循回護閣臣俱出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
故懷慚思退矣 上以公忠誠亟慰留之是日 上
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
猶以將才難得題復 上姑兩解之然一時銳意委
任亟欲閣臣同心共理寔近代希覲事公益感奮明

年庚午遂上言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略云
我朝內外御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
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
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
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
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
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
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
籍鑄總督戎政印以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
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于一人

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遲於伏誅則時事
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
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
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
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
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於
闔外事畢則徼勅納印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大阿之
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
奏 上稱公忠謀且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

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蜂

起異同乃至朝更夕改反失公建白本意 上以公
贊理機務加太子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事
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掌
都察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
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既辯明且
欲付法司究問賊私以糾官邪繼兩上疏乞休 上
一稱公忠直任事一稱廉直老成宜副眷倚勿再辭
旬日間授從一品榮祿大夫散官賜蟒衣鸞帶寵賚
且增然公歸志已決乃上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
銜故相徐公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

詔凡 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超
擢或者贈官廕子無乃讐視 先帝爲無君之事又
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
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
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
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
炳爲徐婚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
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
擬票是日公當秉筆而自院至閣遠拱遲公久不至
既至又未忍遽書拱遂代書徑擬以削爵沒產自是

拱與公勢不兩立第厝火未發爾亡何宣大督撫王
崇古等奏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議處置公預語
輔臣李公春芳曰此亦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
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開邊覺然自俺荅
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餘萬何年無覺豈在
納降是關廟謨今惟當從閣中請覈與降人官職慰
來者心其制虜機宜當令督撫自善爲措乃同改票
如公言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當此時朝議
紛然虜求封貢邊臣進退維谷獨公與今輔臣張某
力主其議亟令王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
荅速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者易其孫且當慎密
致防虜結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
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
張齊者爲拱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賊事抵
戍後齊倚拱辯復力擊王都御史與毛司寇欲因以
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叅寢不得行
拱懷怒思欲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降出公曰
是將倚法爲報復計非所以惜人才成聖治也上疏
請止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竟不可止公曰此旣
出朝命吾不可不與共事遂赴吏部偕行考公執筆

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侂
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
知公不可奪竟從公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
恨公刺骨業已嗾心腹給事中韓楫者枉劾公公疏
懇乞歸休且曰願 上准臣放歸田里令拱復還內
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
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允暫馳
驛去時 上雖倚眷而拱恃故邸舊講交通中外亟
謀逐公 天子不得自持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
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 上以公與議廕一子某中

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舊在門及舊遊高君某等咸
請設教聖水寺公示之立誠已而報 穆宗大漸公
哭臨至水漿不入哀毀成嗽疾乙亥遂杜門鮮復會
講第作擬述二通移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
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
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
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銜八部具而百
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
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
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勒聚一處以俟

來哲是歲十月卽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
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
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
舊書以類牘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
者不礙于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忌于經世之用然後
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詳
公內外二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嗽疾復
作輟編丙子正月疾良愈作詩貽同邑馬君某示所
詣亡何子左府都事鼎柱自都歸省公喜甚携展先
墓宿墓祠覺憊遂絕口家務醫來卻藥勿用自是斂

日淵嘿至三月望端坐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上
輟朝一日諭祭褒揚詔贈少保諡曰文肅天下士大
夫識與不識聞之悲嗟公孝友天至從指髮與弟頤
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卽身任天下憂
先一世雖百千挫不回稍激勇退倬有鳳翔千仞之
志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乎伯陽
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亦齋告之博
大人哉將與天地精神往來遨乎其初荀楊諸子未
足窺其奧也海內士業文章者爭高模擬公負特操
不襲人後而博辯雄深環瑋變化如出溟海起神龍

不可端崖要歸於道所著詩文子鼎柱備門人某某
詮次得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